

目 录

陈毅将军在我家.....	丁焕英口述 姚裴然整理	1
抗美援朝回忆录.....	马占伟	4
两次捉飞贼.....	马占伟	11
隐蔽在临颍.....	周声远	14
忆临颍解放前后.....	李子安	22
临颍城内第一个农民协会.....	何松领	28
一笔未偿的血债 ——胡六被害始末.....	胡克勤口述 潘富安整理	30
民国时期临颍县行政区划沿革.....	阎理之	34
民国时期临颍县历任县长及县政机构设置.....	王喜龙	44
我县一些村镇为什么称街?	李留根	50
访刘晋等同志.....	魏根生	51
共产党员刘海秀同志革命事迹.....	魏根生	56
中共地下党员姚庆兰.....	黄庭煊	60
周仿溪二三事.....	张洛蒂	63
李汝霖事略.....	王德章	66
贾鸿谊事略.....	李留根	67
回忆先叔贾鸿谊.....	贾光吾	68
封城寇书元轶事.....	寇培烈	72
宽厚仁慈的祁老先生.....	王德章口述 潘富安整理	76

冯玉祥轶事.....	李凌霄	79
韩复榘轶事二则.....	张晓波	85

烽火征程

——忆血与火的抗日战争.....	徐建铭	87
忆八·一三淞沪抗日.....	王振宽口述 姚颂年记录	101
李保成抗日战争中的闪电战术.....	张晓波	104
日伪统治时期临颖旧事杂忆.....	李子安	105
回忆给日本当苦力.....	杨海泉	114
抗日战争时期的往事二则.....	陈守信	117
地地道道的挂羊头卖狗肉.....	李 琪	120

临颖贫民工厂的罢工斗争.....	刘书丹 黄振西	122
繁城手工业——辫子带子.....	巩守志	124
西安、兰州橡胶厂的来历.....	徐少卿口述 潘富安整理	128

民国时期临颖县田赋与摊派散记.....	阎理之	132
回忆我干库房员.....	郭新喜口述 张殿臣整理	136
国民党派购军麦军骡纪实.....	李子安	138
师管区送新兵.....	祁明昌	140
寇子靖武器的由来.....	寇培烈	147
开办临颖县环境电话始末记.....	贾光吾	145

临颖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始末.....	阎理之	146
盘龙寺建校记.....	樊宗范	153
临颖县第一座男女合校的育英小学.....	晁凌音	159
开封嵩阳中学在繁城.....	巩守志	160
回忆胡文波老师的镜子.....	王德章	161

二七包子铺与国风剧社.....	陈守信	163
“五四”运动时的临颖.....	王德章	165
略述省议员竞选.....	阎理之	167
潘金魁烈士传略.....	程伟林	169
名医高楷林纪略.....	王素娟 吕利民	173
管大同事略.....	李留根	176
管大同先生墓碑.....	徐建铭	177
“洋油”兴衰在临颖.....	韩富领	179
外国石油公司在临颖经营始末.....	韩富领	181
最后一次绞刑.....	晁凌音	187
亲身经历的土匪窝票.....	郑华民 杨海泉	188
霜灾一隅.....	寇培烈	190
南江宋氏世代书香.....	杨海泉 宋震霖	193
左良玉屠临颖城.....	李留根	195
订正.....	李海泉	196

陈毅将军在我家

丁焕英口述，姚襄然整理

我家住在临颖县城东五里任庄村。解放时陈毅将军在我家住过两次，有一月多时间。现在回想起来，就象昨天一样。

那是一九四七年农历十一月十二日的傍晚时分，大路上从北向南过队伍，背的背，扛的扛，有的快走，有的跑着，凡是南北路上都是兵。越过我们黄土岗的村庄时也不抓人，可是老百姓心里仍然害怕，回到家里把门顶紧，从门缝里往外看，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军往南过了一夜，五更时村上来了部队，到处听到敲门声，高喊着“老大爷，老大娘！快开门啦！我们是八路军！”我家始终没敢开门。到了中午，有几辆吉普车和一辆大卡车停在我家门口，从车上下下来十几个年轻战士，有的背着长枪，有的带着手枪，接着又下来四个人，年龄较大，衣着也和其他人不同，显然是首长。他们东走西看，指点着不知道说些什么，估计可能是看地势吧，因为周围各村都驻满了部队。

不大一会儿，持长枪的战士疏散开了，带短枪的战士同四位首长走进我家后院，那时我在后院东屋草房里住，堂屋是瓦房，住着公婆。他们要借住草房，要我搬到堂屋去，公公请他们住堂屋。一个四十多岁的首长身材非常魁梧，听战士叫他陈首长，他往前走了一步对我公公说，你们一家人住

在一起比较方便，我们住东屋很好。公爹只好答应，让我搬东西腾地方，陈首长说：“什么东西都不用动，我们不用你们的東西。

陈首长天天早起晚睡，三九寒冬经常穿件短袄，很少披大衣，室内不安炉火，也无地火，床上仅有简单的被褥和文件箱。每天早起，一个十七八岁叫小王的战士从东邻给他打水洗脸，晚上给他灌一袋热水。一天婆母问小玉热水袋是往哪里用的？小王笑了笑说：“给陈首长暖脚哩！”婆母笑着说：“我还没见过，真是个好办法。”

陈首长在南山墙上挂一张大地图，东墙上挂一张小图，经常有位粟首长来找他谈话。在我家的大门，二门均有岗哨，每天除了小王和炊事员端饭外，很少有人出入。一天我从东屋窗前过，发现窗台上我的“三国演义”不见了，我对着窗看了一会，陈首长说：“东西丢了吧！不要紧，你的书别人借阅一下，丢不了的！我给你几本书看看。”他说着给我拿了一本《论人民民主专政》和《蒋介石是人民公敌》，还有一本华东解放军画报。我回到堂屋先看画报，第一页即是陈毅将军的照片，还有粟裕同志的像，我每天只听小王叫陈首长，谁知道他就是陈毅将军啊！第二天他在院里阳光下看书，我抱着女儿百灵走到他跟前，他拉了拉百灵的手说：

“小毛妮，冷不冷啊？”我大着胆子问他：“陈首长！您是陈毅将军吧！”他笑眯眯地说：“你听谁说的？”我说：“我在华东解放军画报上看到了你的照片”。他嗯了一声，笑着点了点头，接着问我什么学校毕业，我回答“高小毕业。”首长问：“小毛妮的姥姥家是丁庄的富家吧！有多少地呀？”我说：“二百多亩，我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抚

养我姊妹二人。”首长说：“那你也算个苦命人啊！人的出身不由自己，道路是可以选择的。你看村里写的标语：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要说服家庭按共产党的政策办事，做个开明士绅。”我们家听了陈首长的话，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村甲只清算了我家的浮财，没有被掳，更没有扫地出门。

陈毅将军和其他首长常在后院谈论，象观看三绝碑，在裴庄召开的军民联欢会啦等，他们谈得很有趣味，我们在一边听着也分享着欢乐。有一次小王拿了两身衣服进我屋，其中一件是上身小皮袄，要我帮他缀上扣子，首长要穿的。

陈毅将军二次住我家是一九四八年端阳节前，他一进二门看见我正在洗面筋，我忙站起来说：“陈首长回来了！”首长笑着说：“你们的消息真灵通啊！听说我们回来就做饭招待哩！”这一次在我们家只住了六天，走的那天上午，战士们打水扫地，借的东西送还，群众都说部队又要走了。果然不出所料，当天下午我们全家在北屋坐，陈毅将军走进屋，拉住百灵的手说：“辞行啊！小毛妮，我们的队伍要出发了。”全家人听到首长要离开我们家，心里都非常难过。首长为的是国家大事，不能挽留的。全家人送首长到大门外边，这时街上站满了男女老少，很多人都听说我家住的是陈毅将军，都想着一看他到底是什么样子。首长挥手向乡亲们告别，然后上了车，群众干部怀着难舍的心情目送吉普车向北驶去。

一九八八年春于瓦店乡

抗美援朝回忆

马占伟

(一) 神兵从天降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因朝鲜战局紧张，部队奉命开赴鸭绿江边防。列车刚进入辑安车站，当时的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直接打来长途电话，命令我团立即过江，阻击已侵占鸭绿江东岸朝鲜境内的楚山郡之敌。

当时的形势是：在此之前，朝鲜人民军已解放了南朝鲜的大部地区，只有全州到大丘以南仍待解放。正当此时，美帝侵略军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突然从仁川登陆，切断了朝鲜人民军的退路。人民军的主力全部在南朝鲜境内，形成后方空虚，使美帝长驱直入，不但侵占了平壤，而且把魔爪直接伸到了我国东北大门的鸭绿江边，形成了直接的包围和威胁。对此，周恩来总理几次发表抗议声明，但美帝丧心病狂，毫无收敛。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军奉到紧急命令后，于十月二十四日晚渡过鸭绿江，星夜南下。于十月二十五日晨一时在楚山与美帝侵略军的一部和南朝鲜伪六师遭遇。在当夜急行军途中，已知我师主力在我团后续跟进，并命我团直插敌后，以便将敌歼灭于楚山郡。我尖兵连与敌接触后，团主力即抄小路迂回敌后，切断敌人退路。然后前后夹击。十月二十五日拂晓前，即在夜战中将该股入侵之敌歼

灭。计俘敌两千余人，大小炮数十门，汽车两百余辆。除留一部搜剿溃散逃敌外，主力继续急进。其他友军也解放了仁川、定州等地，仅仅一星期时间即结束了第一战役。美帝和南朝鲜伪军在这次战役中死伤被捕万余人，退守清川江以南。当时的美帝侵略军统帅麦克阿瑟发表谈话说：“北朝鲜军队已在南朝鲜被歼灭，为什么突然又出现一支强大的军队？很可能是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

（二）为第二战役打开突破口

朝鲜的十一月，已是大雪纷飞，江河开始冰封的季节，江面上只有五六公尺宽的一段江面尚未封冻。敌人在清川江南岸沿江布防，公路、铁路桥梁，敌人溃退时已全部破坏。当时渡江器材极度缺乏，清川江成了我们进攻的主要障碍。在各连队召开了诸葛亮会以后，指战员提出上山砍伐七八公分粗细的小杉松，捆扎成排，作为渡江的便桥，每连准备十架，每班一架，于渡江时通力合作，分别搭在未封冻的江面上。这种就地取材的办法，解决了渡江器材缺乏的难题。又经过周密的侦察，事先选定各营连的进攻方向和目标，然后等待总攻击令的下达。

抗美援朝战争，实质上仍然是用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来对付现代化装备的美帝侵略军。在一切准备就绪以后，最主要的问题是选择突破口和夺取对岸的桥头堡。经过再三考虑，我主动提出要求，由我率领侦察排和一个加强连从被毁的铁路桥架上偷袭敌人，占领桥头阵地，掩护全团渡江。经师、团党委批准后，我再次进行接敌侦察，发现江中心的一个桥墩被毁，桥架倒斜在江心，只要用一架小木梯搭在江心

倒斜的桥架上，即可爬上另一个桥墩的桥架上。虽然铁桥上的枕木已全部被烧被拆除，但仍可沿着桥架上的斜撑偷摸过去。在预定发起总攻的当晚八时，我令训练有素的侦察排为前导，另一个加强连随时跟进。经过三小时的爬行，终于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对岸。当时正值大雪纷飞，一片白雪覆盖大地，指战员每人都身披一块白布单作掩护，在雪地爬行一百多公尺，敌人的能移动的钢筋混凝土的碉堡群已看得很清楚，甚至连敌人的游动哨都可以看出身影时，已接近敌人的铁丝网不远，当即发起冲锋，除少数战士触电牺牲而外，仅五分钟就占领了敌前沿阵地，沉睡在碉堡中的敌人，已成了从射击孔中手榴弹爆炸的牺牲品。与此同时，一方面命令加强连扩大突破口，另一方面立即发出奇袭成功的信号弹，大部队如同万马奔腾，信号飞满天空，全线部队同时渡河，于天明前攻占新安州及火车站等地，并继续追歼逃敌，渡过大同江，解放西起平壤，东到元山一线，敌人退守临津江以南。第二次战役歼敌两万余人，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因两次战役失利而撤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威，使敌人闻风丧胆，同时，也使美帝操纵联合国作出决议，组织联合国部队来对付中国人民志愿军，计有英国两个皇家步兵旅，一个土耳其旅，一个加拿大旅等等，甚至与中国建交的印度也派出了象征性的医疗船。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美帝的陆海空三军。

（四）第三战役的重大胜利

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境内，山多，林多，有山必有林，清川，大同，临津，汉江横贯东西，几条大江的水都是向西南流入黄海。从军事观点来说，我军占天时，地利，人和，

美帝只占高度机械化，但我还占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因此，对抗美援朝之战，证明美帝国主义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而已。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面前，无坚不摧，对当时国内的恐美思想，起到了镇定作用。

我军在抗美援朝中，属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韩先楚直接指挥，经过短期的战役阶段的准备后，开始了第三次战役，我军强渡临津江。由于敌人全部都是机械化的部队，离不开交通线，因此，到处是空隙。在这次战役中，第三十八军直插敌后100多里，炸毁敌后公路桥梁。先切断敌人退路，然后全线开始总攻，将敌分割包围于沙理院地区，歼灭三万五千余人，突过三八线，在汉城东北三十余公里处的议政府，全歼英国皇家27旅的喷火坦克营，解放仁川和汉城，星夜渡过汉江之时在一九五一年元月中旬，气温已在零下摄氏12度，在夜间11时开始涉水渡江，汉江江面宽阔，虽系枯水季节，但江心水深齐胸，上游冰块随水飘流而下，锋利无比，碰在腿上，大腿划破，碰在腹部，腹部被伤，徒步在冰水中，初感针刺，继感麻木而不知疼痛，待达彼岸穿衣裤时，只觉上身及下肢有如一层玻璃罩住一样光滑，用手敲击，一层薄冰从腹部及下肢脱落下来。这样艰苦卓绝的战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才能克服和战胜一切困难。击败美帝侵略军，渡过汉江，占领汉江南岸的白云山，修理山一线，取得第三次战役的重大胜利。

（四）汉江南北两岸五十天的阻击战

我军连续经过三次大战役，把美帝侵略军从鸭绿江边驱赶出整个北朝鲜，越过了三八线，解放了仁川、汉城等地，

并占领汉江南岸的安养浦以南的白云山及修理山一线，这已是一九五一年元月十一日。由于连续作战，部队有了减员，军需物质已大量消耗急需补充。因此，奉命采取战略防御，掩护大部队的休整补充，等待后续部队的到达，为下次战役作好充分的准备。部队转入战略防御后，我团奉命固守修理山一线。当时大雪纷飞，地冻三尺，要构筑防御工事，极端困难，每挖一镐，只能挖出小酒杯大小的一个冰眼，更因在几次战役中，为了轻装追逃敌，大部分十字镐圆锹都已丢光，没办法，只有向当地农村借用，但为数甚微。白天敌机到处横行，只有在敌机过后才能构筑，为了加强工事，指战员们只有在夜间用火烧地，解冻后再构筑散兵坑及机枪掩体。但敌人不会睡大觉，每发现火光，就用大炮轰击，有时还派夜航机来轰炸扫射。

战争就是要制机先，谁争取到时间作好充分准备，谁就能在战争中掌握主动权。敌人是现代化之师，对调兵遣将、海空运送战争物质，占有绝对优势。我军只能靠陆路运输，且公路、铁路桥梁均遭敌机破坏，不能及时将军用物资送到前线，而制空权完全掌握在敌人手中，我军在白天根本不能行动。所以敌人在三次大战役中虽被击溃，但补充迅速，我军则相反。这就是我们当时只有采取战略防御，待机进击的主因。在汉江南的白云山和修理山，位于汉城南三十余公里处，两山之间有一狭长平原，公路、铁路纵横其间。我团奉命固守修理山，主峰高488公尺，主峰两翼向前延伸，类似马蹄形，修理山的右侧还有一条公路直通汉城和仁川港。在马蹄形中，还有许多独立的丘陵地，标高都在50至200公尺之间，利守不利攻。但从地形位置判断，美帝欲夺取汉城，

必然拚命争夺修理山。不出我的所料，五一年元月十七日，美帝出动几百架次飞机连日轮番轰炸我阵地，这就是第四次战役序幕的开始。紧接着是成万发炮弹倾泻在我第一二线阵地上，全团纵深十里的阵地上，都陷入敌人的火海之中。通信线路被打断，通信排的接线战士，多人牺牲在敌机扫射之中。指挥联络时常中断，第一线班排连阵地的争夺，每天失而复得的次数在增加。有时白天失守，夜间又夺回，伤亡日增，每到夜幕，才能进行增援和补充。类似这样地日以继夜的战斗、白昼是敌对我进攻，入夜后又是我反击敌人，在修理山第一线阵地连续七天七夜的激战，是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未曾经历过的。由于敌人掌握控制权，我军原有的山、野炮及军炮兵营配属我团的炮兵连，成了有炮无弹的炮兵。在人员伤亡惨重的情况下，只有用迫击炮连和山炮连的指战员去补充第一线连。我的指挥所原设在第一二两线之间的一个高地上，在激战开始的当天，我的警卫员被炮弹击中，当场牺牲在我的身旁，是他挡住了破片，我侥幸脱险。到激战的第七天，团政治处选派给我的第二名警卫员又在追随我带领预备队去收复已失的阵地途中，遭敌机扫射而牺牲。在连续三星期的拉锯战中，因第一线连伤亡过大，对部分前沿阵地、只有固守，而敌人的坦克部队、从清晨天明时，直到傍晚来临前，每天迂回到我阵地两侧，将我形成三面包围。好在山高坡陡，敌坦克难爬山头，否则，我以机步枪对付陆海空的现代化装备的敌人作战，简直是不可想象。而最困难的是粮弹不能及时供应，从早到晚，指战员吃不上一口饭，喝不到一口水，只有在天黑时，炊事员才能把饭送到第一线连队。夜间还有恢复白天失去阵地的任务。战

争的艰险，至今记忆犹新。从第四次阻击战役开始，我团第三营营长负重伤，副营长牺牲，八、九两连连长牺牲，排长伤亡二十余人，一营牺牲连长一人，排长十余人。牺牲惨重，粮弹又极端缺乏，主峰阵地虽仍在我手中，但处境极为不利，好在汉江已全部冰封，因此，在奉命转移时，未遭受任何损失，安全转移到汉江北岸布防。

（五）固守汉江北岸的战斗

我军撤离汉江南岸后，敌人不敢冒进，每天只派少数坦克装甲部队沿江边进行侦察，这是激战开始前的征兆。我军得以休息补充。二月二十日，敌人的老一套就是先开始轰炸、炮击，继之以坦克部队突入我汉江北岸阵地，敌步兵尾随其后，向我进攻。由于我军当时缺乏防坦克武器，因此，只有选派阻击兵用爆破筒来对付敌坦克。办法是在我纵深阵地内和阵地前沿预计敌坦克必经之路，挖掘单人散兵坑潜伏其中，头上施以伪装。待敌坦克接近时，跃出散兵坑，用爆破筒炸毁敌坦克，在汉江南岸，敌坦克曾遭受我军类似的多次奇袭，使敌坦克不敢再横冲直闯，任意炮击我阵地。在汉江北岸，也用此办法来对付敌坦克。敌步兵最怕死，他们完全依赖空军的轰炸、扫射和炮兵摧毁我阵地，在坦克的掩护下，才敢接近我阵地，但只要我阵地上的机步枪和冲锋枪开始射击，敌步兵就不敢前进，只要有了伤亡，敌人就向后奔逃，然后又开始向我阵地轰炸和炮击。我军之所以伤亡较大，主要是没有强大的炮兵和空中的掩护。所以每天击退敌人的多次进攻，每次只不过二三十分钟的激烈近战而已，多数时间都是处在敌空军和大炮的轰击中。

在汉江北岸的阻击战，持续到三月二十一日。为了诱敌深入，我军奉命退守三八线附近。此时后续大部队已作好第五次战役的准备，正当我军退守三八线时。也就是第五次战役开始。由于我军在汉江南北两岸五十天的阻击战中，伤亡过半，当即奉命调回丹东休整补充，于同年七月再次入朝，直到停战谈判结束后，我调回南京军事学院任军事教员。五六年元月转业到临颖县工作，从而结束了我大半生的戎马生涯。在抗美援朝中，我在第二次战役和第四次战役的汉江南北阻击中，先后获两枚朝鲜人民政府颁发的三级国旗勋章，至今犹存，当时被称为“最可爱的人”，但到五七年，无辜受屈，被划为右派，竟成了最可恨的人，遭受二十一年的屈辱。往事不堪回首，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

作者马占伟，系临颖县政协一二届副主席，于八六年离休回原籍云南昆明市居住，他是抗美援朝经历者，当时任志愿军某部团长。

两次捉飞贼

马占伟

五一年初，援朝部队进入汉城，星夜渡过汉江的第三天，我正在第三营的阵地上检查布防情况，突然从汉城方向飞来一架美帝的F86战斗机，机尾拖着一条黑烟，迫降在三营阵地后方的一个狭谷内，一见就知道是被我驻汉城的部队击中而不能再返航的敌机，当即命第三营的预备队第九连把敌机包围起来，正当此时，有四架敌机飞临上空，围绕着敌机降落四周轰炸、扫射，歼在第九连的包围圈较大，到处

都是起伏的丘陵，又有森林作掩护，敌机只能是狂轰滥炸，漫无目标。不多时又飞来四架，在望远镜中，看到敌飞行员已从迫降的飞机上跳下来，跑到离飞机不远的一条水沟中，正当此时，这架敌机爆炸起火。在空中的敌机又增加到十二架，轮流对四周俯冲扫射。当时我想，飞贼已着陆，成了笼中鸟，瓮中鳖，谅你插翅也难逃走。时隔不久，突然飞来一架直升飞机，战士们从未见过这种怪物，都给吓呆了，我立即知道敌直升飞机是来救迫降的飞行员，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我当机立断，命令第九连在敌直升飞机降落时，集中轻重机步枪向敌直升飞机开火。部队居高临下，在三百公尺的有效射程内，美帝直升飞机立即起火燃烧，飞贼被击毙在机仓中，被迫降的飞贼在奔向直升飞机的途中，也中弹负伤。在空中掩护的敌机看到赔了夫人又折兵时，更是对四周的森林进行狂轰滥炸，继又飞来一架直升飞机在高空盘旋，敌人也可能看到地面上两架正在燃烧的飞机，是他的前车之鉴，不敢再冒风险。时已傍晚，敌机救援无望，只有飞去，我立即赶到机身前，看到直升机的飞贼已烧焦，躺在十多公尺外的飞贼，身中两弹，右大腿已骨折，左胸中一弹，已气息奄奄，当即派担架送往安养浦师野战医院救治。后来是死是活，我就没有必要去过问，第九连因击毁敌机有功，曾获志愿军司令部颁发给集体二等功的奖状。

五一年十月，我军已在丹东休整补充完毕，二次奉命入朝。部队进到肃川郡时，奉命在当地作参战前的准备，对作战训练尚未结束，又命在肃川修建前沿机场，每师抽调一个团及军直属队的炮兵团工兵营、警卫营组成，并由军参谋长负责指挥，飞机跑道长三千五百公尺，宽一百公尺。还有停

机坪及几十个马蹄形机窝，（即飞机的掩体）。正当机场跑道的混凝土路面快完工时，突然飞来十二架B29轰炸机，是当时号称空中堡垒的最先进的载油一万公斤最大的轰炸机，一次投下十吨炸弹，把整个机场炸成百孔千疮。在敌机尚未飞临上空时，机场已发出隐蔽的警报，我立即命令全团指战员疏散隐蔽，因离场边两三公里，所以有的班排，就在跑道外几百公尺的地方以及机场上的沙、石料旁躲避。我和军警卫营刘营长直奔掩蔽部的途中，炸弹已在空中呼啸而下，在爆炸声中，只听得跟在我后边的刘营长哎哟一声倒地，我急回头把他背到掩蔽部中，见他臀部有两寸长的一个伤口，当即找医生替他包扎。与此同时，敌机中的一架被我高射炮击中，十一名飞贼跳伞逃命，有一个飞贼被降落伞高挂在一棵大树上打秋千，指战员自发地向他射击，把他打得体无完肤。另一名飞贼降落在机场上，当我看到跑道旁边一堆公分石附近有一个班的战士，被炸死十一人，伤三人时，我悲愤交集，就拔出手枪在这个现场被俘的飞贼大腿上打了一枪，为死难的战士报仇。当把飞贼押送交军参谋长时，通过翻译，参谋长知道是我打的，立即把我叫去，严厉批评我不执行俘虏政策，我含泪对军参谋长说：我的一班战士牺牲在这些飞贼的炸弹下，他们的父母妻子还不知道他们的儿子丈夫已被炸得粉身碎骨，惨不忍睹，我打他一枪，为牺牲的战士复仇。何况这个飞贼在降落时还拔出手枪企图抵抗，我没有当场枪毙他；也正是为了执行俘虏政策，军参谋长听了我的辩解，可能是也产生了阶级同情心，态度也缓和了许多。又对我说：你是一个团的指挥员，今后不能再发生类似事件，在国际间会造成极为严重的政治影响，又说：快回

去，处理善后工作，对牺牲的指战员安葬好，并把伤亡数字及时报来。……此时，我才松了一口气。

一九八八年于昆明市

隐蔽在临颖

周声远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全面内战。我豫中军分区被迫撤消，人员汇集于鄂豫边区，在敌军围困中坚持苦熬半年之久。1946年6月底，我军发动“中原突围”战斗，八方突围击溃了敌人围歼阴谋。我原在新四军五师第一纵队政治处宣教科工作，当时随一纵队第二旅一部分武装向西突围。部队胜利突围，开进以大神农架为中心的鄂陕川边区，建立了以刘晋（原纵队组织部长）为专员的兴（山）保（康）房（县）专区革命根据地。1946年底，部队作战战略转移，撤离北上，留下刘晋同志和一部人员就地分散隐蔽。1947年初，在敌军纷扰中，留下的人员跑散失去联系，无处存身。我两次到郑州，打算过黄河找部队，都因敌人封锁把守严紧，不能如愿，只好暂时流浪于郑州街头，等候时机。

那时候，解放战争虽然已向反攻阶段转化，但广大中原地区的革命部队早已全部撤离。各处分散隐蔽的革命同志，在国民党特务遍布的情况下，安全毫无保障，难以开展活动。进入1947年夏，我军在黄河北岸发动总反攻，河南地区